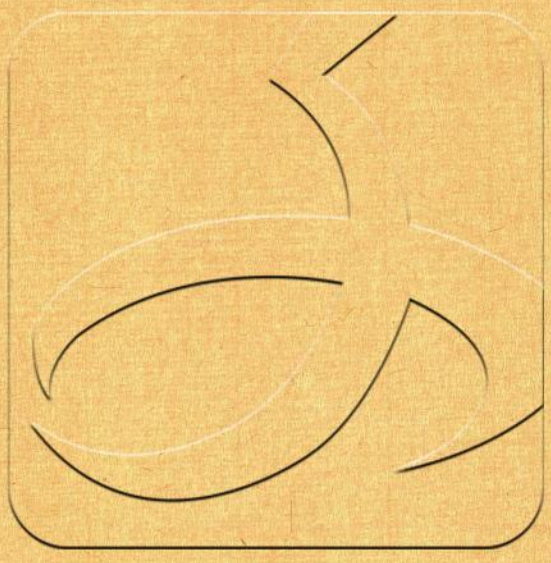


44.199  
4437  
:23





東坡集卷之三十二

奏議

乞歲運額斛以到京定殿最狀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元祐七年八月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右  
 臣近者論奏江淮糧綱運欠折利害竊謂欠折之本出於綱梢貧  
 困貧困之由起於違法收稅若痛行此一事則暮年之間公私所  
 害十去七八此利害之根源而其他皆枝葉小節也若朝廷每聞  
 一事輒立一法法出姦生有損無益則倉部前日所立斛子倉法  
 及其餘條約是矣臣愚欲乞盡賜寢罷只乞明詔發運使責以虧



贏而爲之賞罰假以事權而助其耳目則餽運大計可得而辦也  
何謂責以虧贏而爲之賞罰蓋發運使歲課當以到京之數爲額  
不當以起發之數爲額也今者折欠盡以折會償填而發運使不  
復抱認其數但得起發數足則在路雖有萬般疎虞發運使不任  
其責矣今諸路轉運司歲運斛計皆以到發運司實數爲額而發  
運司獨不以到京及府界實<sup>數</sup>爲額此何義也臣欲乞立法今後發  
運司歲運額斛計到京欠折分釐以定殿罰則發運使自然竭力  
點檢矣凡綱運弊害其畧有五一日發運司人吏作弊取受交裝  
不公二日諸倉專計作弊出入斛器三日諸場務排岸司作弊點

檢附搭住滯四日諸押綱使臣人員作弊減刻雇夫錢米五日在  
京及府界諸倉作弊多量剽取非理驟揚如此之類皆可得而去  
也縱未盡去亦賢於立空法而人不行者遠矣何謂假以事權而  
助其耳目蓋運路千餘里而發運使一人止在真泗二州其間諸  
色人作弊侵欺綱梢於百里之外則此等必不能去離綱運而遠  
赴訴也况千里乎臣欲乞朝廷選差或令發運使舉辟京朝官兩  
員爲句當綱運自真州至京往來點檢逐州任不得過五日至京  
及本司任不得過十日以船爲廨宇常在道路專切點檢諸色人  
作弊杖以下罪許決徒以上罪送所屬施行使綱梢使臣人員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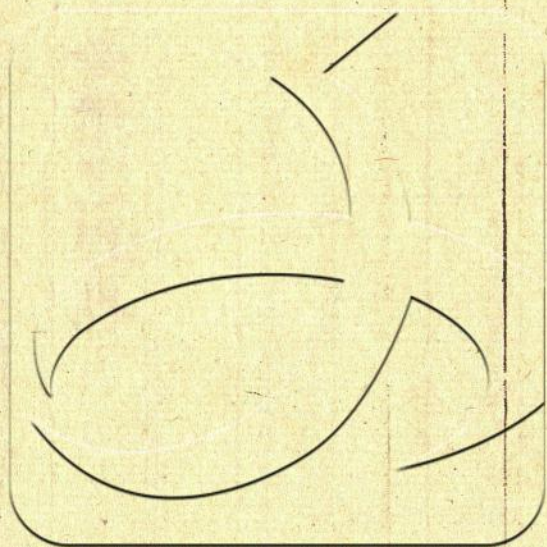


東坡集卷三十三  
二  
常有所赴訴而諸色人常有所畏忌不敢公然作弊以歲運到京  
數足及欠折分毫爲賞罰行此二者則所謂人存政舉必大有益  
伏望朝廷留念餽運事大特賜檢會前奏一處詳酌施行臣忝備  
侍從懷有所見不敢不盡屢瀆天威無任戰恐待罪之至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前奏乞舉行元祐編敕錢糧綱不得點檢指揮竊慮議  
者必謂錢糧綱既不點檢今後東南物貨盡入綱船攬載則商  
稅所失多矣臣以謂不然自祖宗以來編敕皆不許點檢當時  
不聞商稅有虧只因導洛司旣廢而轉運司陰收其利及自元

祐三年十月後來始於法外擅立隨船點檢一條自此商賈不  
行公私爲害今若依編敕施行不惟綱梢自須投務納稅如前  
狀所論而商賈全集於京師回路貨物無由復入空綱攬載所  
獲商稅必倍此必然之理也





申明揚州公使錢狀

元祐七年八月初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  
右臣勘會本州公使額錢每年五千貫文除正賜六百貫諸雜收  
簇一千九百貫外二千五百貫並係賣醋錢檢會當日初定額錢  
日本州醋務係百姓納淨利課利錢承買其錢並歸轉運司當日  
以賣醋錢二千五百貫入額錢卽亦是撥係省官錢充數後來公  
使庫方始依新條認納百姓淨利課利等錢承買逐年趁辦上項  
額錢二千五百貫檢准編敕諸州公使庫許以本庫酒糟造醋沽  
賣卽係官監醋務本庫願認納元額諸般課淨錢承買者聽其所



收醋息錢並聽額外收使今契勘醋庫每年酤賣到錢外除糟米  
本錢并認納買撲淨利課利錢外實得息錢每年只收到一千六  
七百貫至二千貫以來常不及元立額錢二千五百貫之數更豈  
有額外收使之理如此卽顯是敕條雖許公使庫買撲醋務而揚  
州獨無額外得錢之實竊以揚於東南實爲都會八路舟車無不  
由此使客雜逖餽迭相望三年之間八易守臣將迎之費相繼不  
絕方之他州天下所無每年公使額錢只與真泗等列郡一般比  
之楚州少七百貫况今現行例冊元修定日造酒糯米每斛不過  
五十文足自元祐四年後來每斛不下八九十文足本州之費一  
切用酒准折又難爲將例冊隨米價高下逐年增減兼復累年接  
迭知州實爲頻數用度不貲是致積年諸般遺欠約計七八千貫  
若不申明歲月愈深積數逾多隱而不言則州郡負違法之責創  
有陳乞則朝廷有生例之難雖天下諸郡比之揚州實難攀援今  
來亦不敢輒乞增添額錢及蠲放欠負只乞檢會見行條貫并當  
元定額錢因依既是於係省官醋務錢內撥二千五百貫元額錢  
卽乞逐年更不迭納買撲淨利課利錢及更不用錢收買官糟庶  
得賣醋錢相添支用如此卽積年欠負漸可還償會藩事體不致  
大段衰削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勘會本州與杭州事體一般本州當八路口使客數倍於  
杭州杭州公使錢七千貫而本州止有五千貫顯是支使不足  
又貼黃准條雖許公使庫收遺利緣本州委無遺利可收須至  
奏乞

乞罷宿州修城狀

元祐七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新除兵部尚書蘇軾狀  
奏臣近自淮南東路鈐轄被召過所部宿州體訪得本州見將零  
壁鎮改作零壁縣及本州見淮朝旨展築外城兩事各有利害既  
係臣前任部內公事而改鎮作縣又係兵部所管所須至奏陳謹  
具條件如後

一零壁鎮人戶靳琮等先經本路及朝省陳乞改零壁鎮爲  
縣却準轉運使趙儼詳得元只是本鎮官有人  
戶意欲置縣增添諸般營運妄有陳狀尋准敕依奏依舊爲



鎮後來有轉運使張修等及知州周秩別行奏請却欲置縣  
仍取得本鎮人戶狀稱所有置縣費用情願自備錢物致朝  
廷信憑許令置縣臣今體訪得零壁人戶出辦上件錢物深  
為不易元料置縣用錢四千五十餘貫至今年八月終已納  
二千八百五十餘貫其餘未納錢數認是催納不行縱使盡  
行催納亦恐使用不足者詳始議置縣只為本鎮居民曾被  
驚劫及人戶輸納詞訟去縣稍遠然未置縣時本鎮已有守  
把兵士八十人及京朝官一員專領本鎮烟火盜賊別有監  
務官一員又已移虹縣尉本鎮足以彈壓盜賊而本鎮去虹

縣六十里至符離縣一百二十里至蘄縣一百里即非地遠

又至符離縣各係水路本不須添置一縣委只是本鎮豪民  
靳琮等私自為計却使近下人戶一時出錢深為不便

一宿州自唐以來羅城狹小居民多在城外本朝承平百餘年  
人戶安堵不以城小為病兼諸處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  
謂之草市者甚眾豈可一一展築外城近年周秩奏論過為  
危語以動朝廷意謂恐有盜賊竊據以斷運路遂奏乞展築  
外城一十一里有餘役兵及雇夫共五十七萬有餘工每夫  
用七十省錢召募雇夫及物料合用錢一萬九千餘貫約五



年畢工已蒙朝廷支賜抵當息錢一萬貫欲取來年春興工  
臣體訪得元只是宿州豪民多有園宅在外扇搖此說官吏  
不察遂與奏請况宿州土脉疎惡若不用磚砌甃隨即頽毀  
若待五年畢工則東城未了西城已壞或更用磚其費不貲  
又七十省錢亦恐召募不行官吏避罪必行差雇搔擾不細  
其間一事深害仁政緣今來踏逐外城基址合起遣人戶大  
墳墓六千九百所小者猶不在數不知本州有何急切利害  
而使居民六千九百家暴露父祖骸骨費耗孳畫改葬若家  
貧無力便致棄捐勞費公私痛傷存歿已上並有公案可以

覆驗

右臣今相度上件改鎮作縣事係已行之命兼構築廨宇畧已見  
功恐難中輟而展城一事有大害而無小利兼未曾下手猶可止  
罷欲乞速賜指揮更不展築却於已支賜一萬貫錢內量新置縣  
合用數目特與支撥修葺了當其人戶未納到錢數乞與放免謹  
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擢用本豫劄子

元祐七年十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蘇軾劄子  
奏臣竊謂才難之病古今所同朝廷每欲治才賦除盜賊幹邊鄙  
興利除害常有臨事乏人之歎古人有言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  
用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此古今之通患也臣伏見  
承議郎監東排岸司林豫自未任時已有奇節及其從事所至有  
聲其在漣水屏除羣盜尤著方畧其人勇於立事常有爲國捐軀  
之意試之盤錯之地必顯利器伏望聖慈特與量材擢用若後不  
如所舉臣等甘伏朝典取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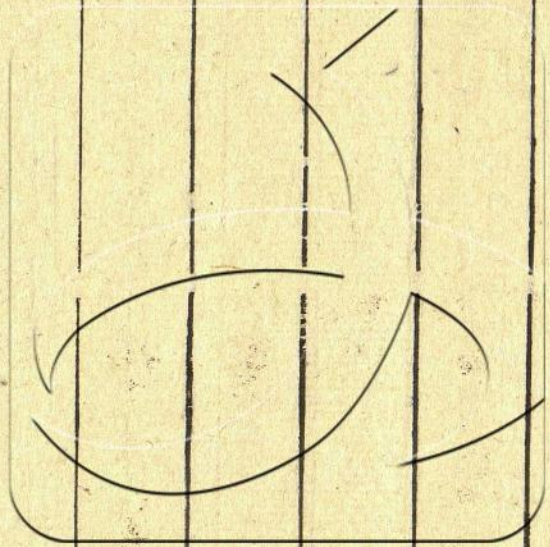
乞賻贈劉季孫狀

元祐七年十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蘇軾狀奏  
臣等竊聞仁宗朝趙元昊寇延州危急環慶將官劉平以孤軍來  
援衆寡不敵姦臣不救平遂戰歿竟罵賊不食而死詔贈侍中賜  
大第官其諸子慶孫貽孫宜孫昌孫孝孫保孫季孫等七人諸子  
頗有異材而皆不壽卒無顯者家事狼狽賜第易主獨季孫仕至  
文思副使年至六十篤志好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練  
達軍政至於忠義勇烈識者以爲有平之風性好異書古文石刻  
仕宦四十餘年所得祿賜盡於藏書之費近蒙朝廷擢知隰州今



年五月卒於官所家無甌石妻子寒餓行路傷嗟今者寄食晉州  
旅櫬無歸臣等實與季孫相知既哀其才氣如此死未半年而妻  
子流落又哀其父平以忠義死事聲迹相接四十年間而子孫淪  
替不蒙收錄豈朝廷之意哉今執政侍從多知季孫者如加訪問  
必得其實欲望朝廷特詔有司優與賙贈以振其妻子朝夕饑寒  
之憂亦使人知忠義死事之子孫雖踰歷歲月朝廷猶賜存恤於  
獎勵之道不爲小補季孫之子三班借職璨見在京師乞早賜指  
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季孫身上一合得送還人爲般擊女婿兩房並已死盡其喪  
極見在晉州無由般歸京師欲乞指揮晉州候本家欲扶護歸  
葬日卽與差得力廂軍三十人節級一人般至京師





再論李直方捕賊功效乞別與推恩劄子

元祐七年十一月初四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先知潁州日爲有劇賊尹遇陳興鄭饒李松等皆宿姦大惡爲一方之害而汝陰縣尉李直方本以進士及第母年九十餘只有直方一子相須爲命而能奮不顧身躬親持刃刺倒尹遇又能多出家財緝知餘黨所在分遣弓手前後捕獲功效顯著直方先公後私致所差人先獲陳興等三人而直方躬親後獲尹遇一名與賞格小有不應臣尋具事由聞奏乞以臣合轉朝散郎一官特與直方比附第三等循資酌獎後來朝旨只與直方免試



竊緣選人免試恩例致輕其間以毫髮微勞得者甚多恐非所以  
激勸捐軀除患之士伏望聖慈特賜檢會前奏別與推恩仍乞許  
臣更不磨勘轉朝散郎一官所貴餘人難爲援例取進止

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子

元祐七年十一月初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兼侍  
讀蘇軾劄子奏臣聞穀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  
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輳以  
壓太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  
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  
無之弊法使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曰收五穀力勝稅錢自皇宋某  
年始臣竊爲聖世病之臣頃在黃州親見累歲穀熟農夫連車載  
米入市不了鹽茶之費而蓄積之家日夜禱祠願逢饑荒又在浙



西親見累歲水災富民之家有錢無穀被服珠金餓死於市此皆  
官收五穀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之咎也臣聞以物與人物盡而  
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今陛下每遇災傷捐金帛散倉廩自元祐  
以來蓋所費數千萬石而餓殍流亡不爲少衰只如去年浙西  
水災陛下使江西湖北雇船米以救蘇湖之民蓋百餘萬石又計  
羅本水脚官錢不貲而客船被差雇者皆失業破產無所告訴與  
其官司費耗其實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穀力勝稅錢一條  
只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揮則豐凶相濟農末皆利縱有水旱無大  
饑荒雖目下稍失課利而災傷之地不必盡煩陛下出捐錢穀如

近歲之多也今元祐編救雖云災傷地分雖有例亦免而穀所從  
來必自豐熟地分所過不免收稅則商賈亦自不行議者或欲立  
法如一路災傷則隣路免稅一州災傷則鄰州亦然雖比今之法  
小爲通疎而隔一路一州之外豐凶不能相救未爲良法須是盡  
削近日弊法專用天聖附令指揮乃爲通濟謹具逐條如後

### 天聖附令

諸商販斛斗及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力勝稅錢

諸賣舊屋材柴草米麵之物及木鐵爲農具者並免收稅其

買諸色布帛不及疋而將出城及陂池取魚而非販易者



並准此

元豐令

諸商販穀及以柴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力勝稅錢舊收稅處依舊例

諸賣舊材植或柴草穀麩及木鐵爲農具者並免稅布帛不及端正并捕魚非販易者准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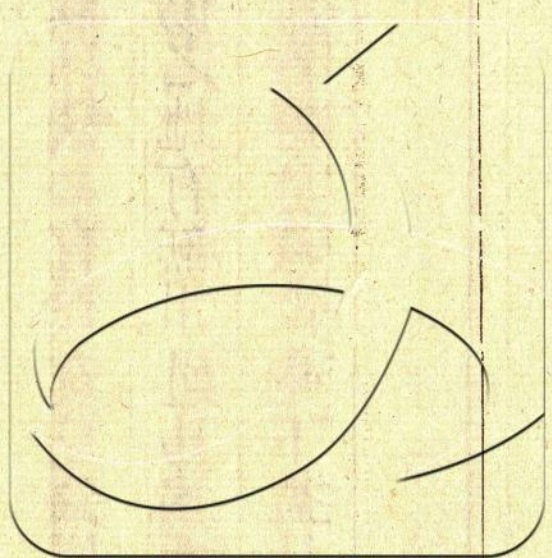
元祐勅

諸興販斛斛及以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納力勝稅錢舊收稅處依舊例卽災傷地分雖有舊例亦免

諸賣舊材植或柴草斛斛并麩及木鐵爲農具者並免收稅布帛不及端正并捕魚非貨易者准此

右臣竊謂若行臣言稅錢亦必不至大段失陷何也五穀無稅商賈必大通流不載見錢必有回貨見錢回貨自皆有稅所得未必減於力勝而災傷之地有無相通易爲振救官司省費其利不可勝計今肆赦甚近若得於赦書帶下盜見聖德收結民心實無窮之利取進止





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

元祐七年南郊輒為鹵簿使導駕內中朱紅車子十餘兩有張

紅蓋者爭道亂行於乾明寺前輒於車中草此奏奏入上在太廟馳遣人以疏白太皇太后明日中使傳命申敕有司嚴整仗衛自皇后以下皆不復迎謁中道

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鹵簿使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

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

陰后土而趙

常從在鹵簿間時揚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

畧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處妃言婦女不當與

齋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准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

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



道迎謁已非典禮而况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干勾當人施行取進止

再薦宗室令時劄子

元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前任潁州日曾論薦本州僉判承議郎趙令時儒學吏術皆有過人恭儉篤行若出寒素意望朝廷特賜進擢以風曉宗室成先帝教育之志至今未蒙施行令時今已得替在京若依前與外任差遣臣切惜之欲乞檢會前奏詳酌施行取進止



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三首

元祐八年二月初一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  
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准都省批送下國子監狀准館伴高  
麗人使所牒稱人使要買國子監文書請詳批印造供赴當所交  
割本監檢准元祐令諸蕃國進奉人買書具各件申尚書省今來  
未敢支賣蒙都省送禮部看詳臣尋指揮本部令申都省除可令  
收買各件外其策府元龜歷代史太學敕式本部未敢便令收買  
伏乞朝廷詳酌指揮尋准都省批狀云勘會前次高麗人使到關  
已曾許買策府元龜并北史今來都監本部並不檢會體例所有



人使乞買書籍正月二十七日送禮部指揮許收買其當行人吏  
上簿者臣伏見高麗人使每一次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餽  
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而修飾亭館騷動行市調發人船之費  
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餽遺外並無絲毫之利而有五害不可不陳  
也所得貢獻皆是玩好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是帑廩之實民之膏  
血此一害也所至差借人馬什物攪擾行市修飾亭館民力暗有  
陪填此二害也高麗所得賜予若不分遺契丹則契丹安肯聽其  
來貢顯是借寇兵而資盜糧此三害也高麗名爲慕義來朝其實  
爲利度其本心終必爲北虜用何也虜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

故也今使者所至圖畫山川形勝窺測虛實豈復有善意哉此四  
害也慶歷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爲中國之曲今乃招來  
其與國使頻歲入貢其曲甚於塘泊幸今契丹恭順不敢生事萬  
一異日有桀黠之虜以此藉口不知朝廷何以荅之此五害也臣  
心知此五害所以熙寧中通判杭州日因其餽送書中不稟朝廷  
正朔卻退其物待其改書稱用年號然後受之仍催促進發不令  
住滯及近歲出知杭州却其所進金塔不爲奏聞及畫一處置沿  
途接待事件不令過當仍奏乞編配狡商猾僧并乞依祖宗編勅  
杭明州並不許發船往高麗違者徒二年沒入財貨克賞并乞刪



除元豐八年九月內創立許舶客專擅附帶外夷入貢及商販一條已上事並蒙朝廷一一施行皆是臣素意欲稍稍裁節其事庶幾漸次不來爲朝廷消久遠之害今旣備員禮曹乃是職事近者因兄館伴中書舍人陳軒等申乞盡數差勒相國寺行舖入館舖設以待人使買賣不惟徒市動衆奉小國之陪臣有損國體兼亦抑勒在京行舖以資吏人廣行乞取弊害不小所以具申都省乞不施行其乖一作多方作弊官吏並不蒙都省畧行取間今來只因陳軒等不待申請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文字內有策府元龜歷代史及敕式國子監知不便申稟都省送下禮部看詳臣謹按漢

書東平王宇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當時大臣以謂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理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違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乃戰國縱橫權謫之謀漢興之初謀臣竒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家不可予詔從之臣竊以謂東平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臣猶不得賜而况海外之裔夷契丹之心腹者乎臣聞河北權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也今高麗使乞賜太平御覽先帝詔令館伴以東平王廢兼竊聞昔年高麗使乞賜太平御覽先帝詔令館伴以東平王



故事爲詞却之近日復乞詔又以先帝遺旨不與今歷代史策府元龜與御覽何異臣雖知前次曾許買策府元龜及北史竊以謂前次本不當與若便以爲例卽上垂先帝遺旨下與今來不賜御覽聖旨異同深爲不便故中都會許買策府元龜及北史竊以謂便蒙行遣吏人上簿書罪臣竊謂無罪可書雖上簿簿責至爲未事於臣又無絲毫之損臣非爲此奏論所惜者無厭之虜事必曲從官吏苟循其意雖動衆害物不以爲罪稍有裁節之意便行黜責今後無人敢逆其請使意得志滿其來愈數其患愈深所以須至極論仍具今來合處置事件如後

一臣任杭州日奏乞明州杭州今後並不得發船往高麗蒙已立條行下今來高麗使却搭附閩商徐積船入貢及行根究卽稱是條前發船臣竊謂立條已經數年海外無不聞知據陳軒所奏語錄而徐積猶執前條公憑影庇私商往來海卽是高麗知此條外雖有條貫實與無同欲乞特降指揮出榜福建兩浙緣海州縣與限半年內令繳納條前所發公憑如限滿不納敢有執用並許人告捕依法施行

一今來高麗人使所欲買歷代史策府元龜及敕式乞並不許收買



貼黃准都省批狀指揮人使所買書籍內有敕式若令外夷收買事體不便看詳都省本爲策府元龜及北史前次已有體例故以禮部並不檢會爲罪未委敕式有何體例一槩令買

一近日館件所申乞爲高麗使買金薄一百貫欲於杭州粧佛臣未敢許已申稟都省切慮都省復以爲罪切緣金薄本是禁物人使欲以粧佛爲名久在杭州搔擾公私竊聞近歲西蕃阿里骨乞買金薄朝廷重難其事節次量與應副今來高麗使朝辭日數已迫乞指揮館件令以打造不出爲詞更不

令收買

一近據館件所申乞與高麗使抄寫曲譜臣謂鄭衛之聲流行海外非所以觀德若朝廷特旨爲抄寫尤爲不便其狀臣已收住不行

貼黃臣前任杭州不受高麗所進金塔雖曾密奏聞元只作臣私意拒絕兼自來館件虜使若有所求請不可應副卽須一面說諭不行或其事體大卽候拒訖密奏今陳軒等事事曲從便爲申請若不施行卽顯是朝廷不許使虜使悅已而怨朝廷甚非館件之體

右所申都省狀其歷代史策府元龜及敕式乞詳酌指揮施行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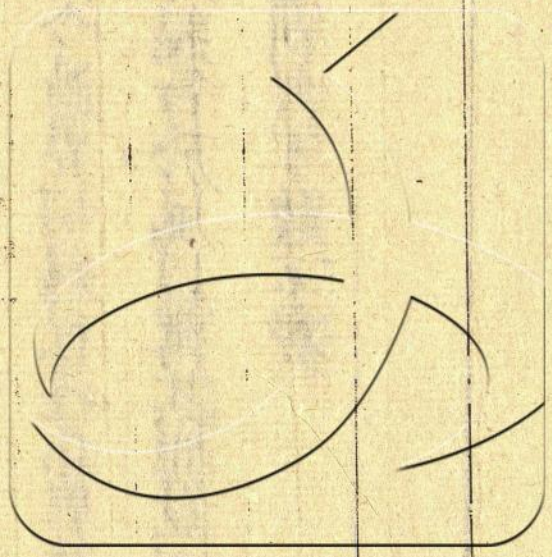


東坡集卷之三十一  
出臣意不干僚屬及吏人之事若朝廷以爲有罪則臣乞獨當責罰所有史人乞不上簿取進止

貼黃臣謹按春秋晉盟于也鄭小國也而晉之執政韓起欲買王環於鄭商人子產終不與曰大國之求若無禮以節之是鄙我也又晉平公使其臣范昭觀政於齊昭請齊景公之觴爲壽晏子不與又欲奏成周之樂太師不許昭歸謂晉侯曰齊未可伐也臣欲亂其禮而晏子知之欲亂其樂而太師知之今高麗使契丹之黨而我之陪臣也乃敢干朝廷求買違禁物傳寫鄭衛曲譜其褻慢甚矣安知非黠虜欲設此事以嘗探朝廷深淺

難易乎而陳軒等事事爲請惟恐失其意臣竊惑之又據軒等語錄云高麗使言海商擅往契丹本國王捉送上國乞更嚴賜約束恐不穩便而軒乃荅云風訊不順飄過乃是與閩中狡商巧說詞理許令過界切緣私往北界條禁至重海外陪臣猶知遵稟而軒乃歸咎於風以薄其罪豈不乖戾倒置之甚乎臣忝備侍從事關利害不敢不奏





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第二首

元祐八年二月十五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  
 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奏論高麗使所買書籍及金薄等  
 事准尚書省劄子二月十二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所買書籍  
 曾經收買者許依例收買金薄特許收買餘依奏吏人免上簿者  
 臣所以區區論奏者本為高麗契丹之與國不可假以書籍非止  
 為吏人上簿也今來吏人獨免上簿而書籍仍許收買臣竊惑之  
 檢會元祐編敕諸以熟鐵及文字禁物與外國使人交易罪輕者  
 徒二年看詳此條但係文字不問有無妨害便徒二年則法意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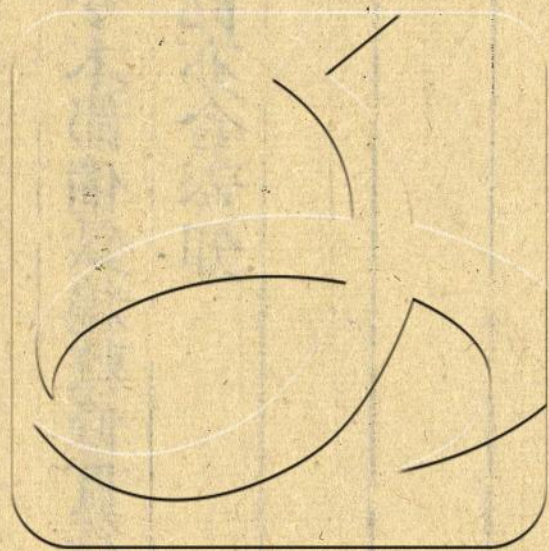


身城集卷三十三  
可見矣以謂文字流入諸國有害無利故立此重法以防意外之患前來許買策府元龜及北史已是失錯古人有言一之謂甚其可再乎今乃廢見行編敕之法而用一時失錯之例後日復來例愈成熟雖買千百部有司不敢復執則中國書籍山積於高麗而雲布於契丹矣臣不知此事於中國得爲穩便乎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曰招虞人以皮冠孔子韙之曰守道不如守官夫旌與皮冠於事未有害也然且守之今買書利害如此編敕條貫如彼此之皮冠與旌亦有間矣臣當謹守前議不避再三論奏伏望聖慈早賜指揮取進止

貼黃臣點檢得館伴使公案內有行下承受所收買文字數內一項指揮所買策府元龜敕式並不會賣與然高麗之意亦可見矣

又貼黃臣已令本部備錄編敕條貫符下高麗人使所過州郡約束施行去訖亦合奏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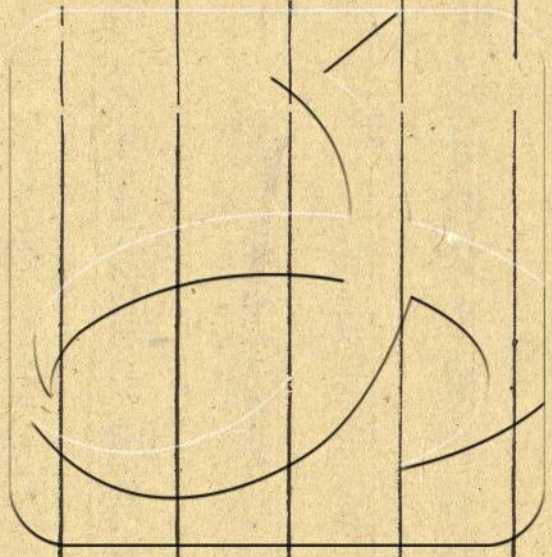
論高麗買書利害劄子第三首

元祐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  
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再具劄子奏論高麗買書事今  
准敕節文檢會國朝會要淳化四年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五年曾  
賜高麗九經書史記兩漢書三國志晉書諸子歷日聖惠方陰陽  
地理書等奉聖旨依前降指揮臣前所論奏高麗入貢爲朝廷五  
害事理灼然非復細故近又檢坐見行編敕再具論奏並不蒙朝  
廷詳酌利害及編敕法意施行但檢坐國朝會要已曾賜予使許  
收買竊緣臣所論奏所計利害不輕本非爲有例無例而發也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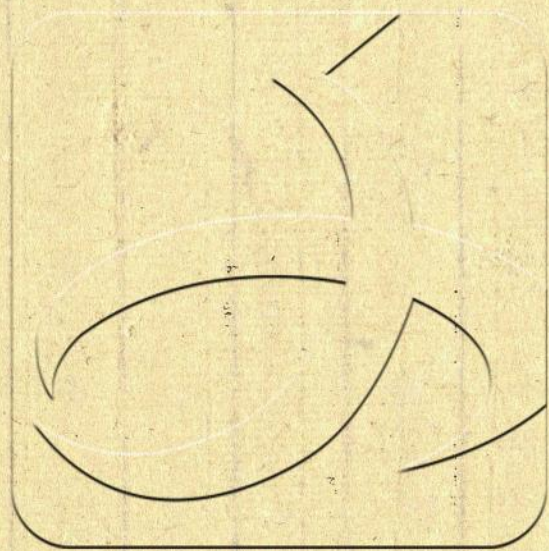


誠無害雖無例亦可若其有害雖百例不可用也而況會要之爲  
書朝廷以備檢閱非如編敕一一皆當施行也臣只乞朝廷詳論  
此事當遵行編敕耶爲當檢行會要而已臣所憂者文書積於高  
麗而流於北虜使敵人周知山川險要邊防利害爲患至大雖曾  
賜予乃是前日之失自今止之猶賢於接續許買蕩然無禁也又  
高麗人入朝動獲所欲頻歲數來馴致五害如此之類皆不蒙朝  
廷省察深慮高麗人復來遂成定例所以須至再三論奏兼今來  
高麗人已發無可施行取進止

貼黃今來朝旨止爲高麗已曾賜予此書復許接續收買譬編  
敕禁以熟鐵與人使交易豈是外國都未有熟鐵耶謂其已有  
反不復禁此大不可也







繳進免五穀力勝稅錢議劄子連元祐七年十一月劄子

元祐八年三月十三日端明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

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

去歲扈從南郊親見百姓父老瞻望聖顏歡呼鼓舞或至感泣皆

云不意今日復見仁宗皇帝臣尋與范祖禹具奏其狀矣竊揆聖

心必有下酌民言上繼祖武之意兼奉聖旨催促祖禹所編仁宗

故事尋以上進訖臣愚竊謂陛下既欲祖述仁廟卽須行其實事

乃可動民去歲十一月七日曾奏乞放免五穀力勝稅錢蓋謂此

事出於天聖附令乃仁宗一代盛德之事人人至深及物至廣望



陛下主張決行尋蒙降付三省遂送戶部下轉運司相度必無行  
理謹昧萬死再錄前來劄子繳連進呈伏願聖慈特賜詳覽若謂  
所捐者小所濟者大可以追復仁宗聖政慰蒼民心卽乞只作聖  
意批出施行若謂不然卽乞留中更不降出免煩勘當取進止  
貼黃臣所乞放免五穀力勝稅錢萬一上合聖意有可施行欲  
乞內出指揮大意若曰祖宗舊法本不收五穀力勝稅錢近乃  
著令許依例收稅是致商賈無利有無不通豐年則穀賤傷農  
凶年則遂成饑饉宜令今後不問有無舊例並不得收五穀力  
勝稅錢仍於課內除豁此一項臣昧死以聞無任戰汗待罪

請詰難圓丘六議劄子

元祐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  
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近奏論圓丘合祭天地非獨適時  
之宜亦自然上合三代六經爲萬世不刊之典然臣不敢必以爲  
是故發六議以開異同之端欲望聖旨行下令議者與臣反覆詰  
難盡此六議之是非而取其通者則其論可得而定也今奉聖旨  
但云令集議官集議聞奏竊慮議者各伸其意不相詰難則是非  
可否終莫之決雖聖明必有所擇而人各自爲一議但欲遂其前  
說豈聖朝考禮之本意哉臣今欲乞集議之日若所見不同卽須



畫一難臣六議明著可否之狀不得但持一說不相詰難臣非敢自是而求勝也蓋欲從長而取通也若議不通敢不廢前說以從衆論取進止

乞改居喪婚娶條狀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狀奏臣伏見元祐五年秋頒條貫諸民庶之家祖父母老疾謂於法應贖者無人供侍子孫居喪者聽尊長自陳驗實婚娶右臣伏以人子居父母喪不得嫁娶人倫之正王道之本也孟子論禮色之輕重不以所重徇所輕喪三年爲二十五月使嫁娶有二十五月之遲此色之輕者也釋喪而婚會鄰於禽犢此禮之重者也先王之政亦有適時從宜者矣然不立居喪嫁娶之法者所害大也近世始立女居父母喪及夫喪而貧乏不能自存並聽百日



外嫁娶之法既已害禮傷教矣然猶或可以從權而冒行者以女弱不能自立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今又使男子爲之此何義也哉男年至於可娶雖無兼侍亦足以養父母矣今使之釋喪而嫁會是直使民以色廢禮耳豈不過甚矣哉春秋禮經記禮之變必曰白某人始使秉直筆者書曰男子居父母喪得娶妻自元祐始豈不爲當世之病乎臣謹按此法本因邛州官吏妄有起請當時法官有失考論便爲立法臣備位秩宗前日又因邇英進讀論及此事不敢不奏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削去上條稍正禮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東坡集卷三十

奏議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上圓丘合祭六議劄子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答實蒙休應然則圓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圓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



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  
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  
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  
者不以爲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圓丘獨以爲不可則  
過矣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舜之受禪  
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  
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  
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  
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  
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  
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  
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  
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  
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  
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  
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  
而不歌地豈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  
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



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  
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  
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  
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  
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  
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  
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採用元始合祭故  
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圓壇八陛  
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  
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  
漢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  
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會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  
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  
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  
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  
祭矣時褚元暈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  
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於南郊  
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於圓丘皆合祭此



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饗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饗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齋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圓丘此何義也



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夏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父爲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爲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爲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



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  
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  
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  
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  
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  
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  
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  
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  
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  
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爲欲舉從周禮也今以  
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  
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  
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  
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  
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  
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  
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  
祭可不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



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圓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行郊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爲三耳分而爲三有三不可復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饗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爲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往鑒甚明可爲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饗以救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卽須畫一



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不可固執更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蚤以時定取進止

貼黃唐制將有事於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爲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

奏馬澈不當屏出學狀

元祐八年四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尙書蘇軾狀奏准太學條三學生凡有進獻文字及書啟贊有位並先經長貳看詳可否違者出學右本部看詳諸色人苟有所見公私利害皆得進狀許直於所屬官司投下卽無更令官吏看詳可否方得投進之文所以達聰明防壅蔽古今不易之道也本因國子監生員獨緣本監起請遂立上條曲生防禁至於投獻書啟文字求知公卿此止舉人常事今乃使本監長貳先行看詳違者皆屏出學若論列朝政得失使其言當理固人主所欲聞也若



不當理亦人主所當容也今乃先令有司看詳去取甚非子產不  
毀鄉校魏相去副封之意也去年九月內太學內舍生馬澈進狀  
論禮部韻略有疎略未盡事件蒙朝廷送下本部謹按澈所論文  
指雅馴考驗經史皆有援據此乃內舍生員之優者教養之官所  
當愛惜而其所論亦當下有司詳議增損施行本部尋下本監勘  
當准回申已於十二月內檢舉上條其馬澈已屏出學以此顯見  
條無益有害欲乞朝廷詳酌特與刪除不行仍乞依舊令馬澈  
內舍生其所進狀乞行下有司看詳如有可采乞賜施行謹錄

聞伏候勅旨

請詰難圓丘六議劄子

道之本也孟子論禮色之輕重不以所重狗所輕喪三年爲二十  
五月使嫁娶有二十五日之遲此色之輕者也釋喪而婚會鄰於  
禽犢此禮之重者也先王之政亦有適時從宜者矣然不立居喪  
嫁娶之法者所害大也近世始立女居父母喪及夫喪而貧乏不  
能自存並聽百日外嫁娶之法既已害禮傷教矣然猶或可也從  
權而冒行者以女弱不能自立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今又使男  
子爲之此何義也哉男年至於可娶雖無兼侍亦足以養父母矣  
今使之釋喪而婚會是直使民以色廢禮耳豈不過甚矣哉春秋



禮經記禮之變必曰自某人始使秉直筆者書曰男子居父母喪得娶妻自元祐始豈不爲當世之病乎臣謹按此法本因邛州官吏妄有起請當時法官有失考論便爲立法臣備位秩宗前日又因邇英進讀論及此事不敢不奏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削去上條稍正禮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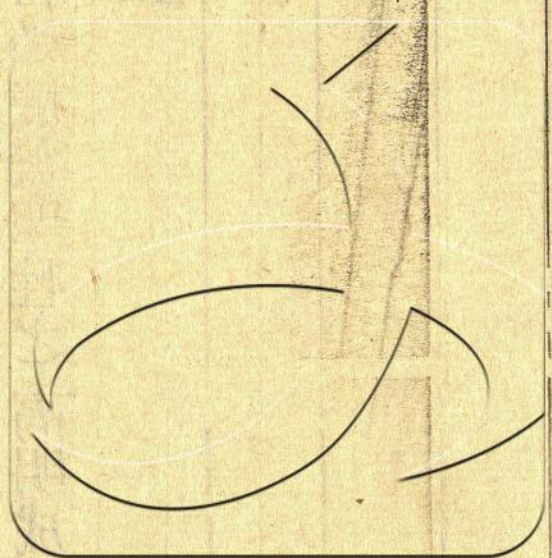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已還一人而已但其



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贊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  
爲術而贊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贊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  
財而贊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  
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  
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  
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卽私相告言以陛下聖  
明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  
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  
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經皇天大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  
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  
推擇如贊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  
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覆  
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  
區之意取進止





辨黃慶基彈劾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十九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  
 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自少年從仕以來以剛褊疾惡盡言  
 孤立為累朝人主所知然亦以此見疾於羣小其來久矣自熙寧  
 元豐間為李定舒亶輩所讒及元祐以來朱光庭趙挺之賈易之  
 流皆以誹謗之罪誣臣前後相傳專用此術朝廷上下所共明知  
 然小人非此無以深入臣罪故其計須至出此今者又聞臺官黃  
 慶基復祖述李定朱光庭賈易等舊說亦以此誣臣并言臣有妄  
 用潁州官錢失入尹真死罪及強買姓曹人田等雖知朝廷已察



其姦罷黜其人矣然其間有關臣子之大節者於義不可不辨謹具畫一如左

一臣先任中書舍人日適值朝廷竄逐大奸數人所行告詞皆是元降詞頭所述罪狀非臣私意所敢增損內呂惠卿自前執政責授散官安置誅罰至重當時蒙朝旨節錄臺諫所言惠卿罪惡降下既是詞頭所有則臣安敢減落然臣子之意以為事涉先朝不無所忌故特於告詞內分別解說令天下曉然知是惠卿之奸而非先朝盛德之累至於竄逐之則已

見於先朝其略曰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

堯之心姑試伯鯨終以孔子之聖不信幸予發其宿奸誦之

輔郡令其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臣之愚意以謂古今如鯨為堯之大臣而不害堯之仁宰予為孔子高弟而不害孔子之聖又况再加貶黜深惡其人皆先朝本意則臣區區之忠蓋自謂無負矣今慶基乃反指以為誹謗指斥不亦矯誣之甚乎其餘所言李之純蘇頌劉誼唐義問等告詞皆是慶基文致附會以成臣罪只如其間有勞來安集四字便云是厲王之亂若一一似此羅織人言則天下之人更不敢開



口動筆矣孔子作孝經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幽王之詩也不知孔子誹謗指斥何人乎此風萌於朱光庭盛於趙挺之而極於賈易今慶基復崇師之臣恐陰中之害漸不可長非獨爲臣而言也

一慶基所言臣行陸師閔告詞云侵漁百端怨讎四作亦謂之謗訕指斥此詞元不是臣行中書案底必自有主名可以覆驗顯是當時掌誥之臣凡有竄逐之人皆似此罪狀其事非獨臣也所謂侵漁怨讎者意亦指言師閔而已何名爲謗訕指斥乎慶基以他人之詞移爲臣罪其欺罔類皆如此

一慶基所言臣妄用潁州官錢此事見蒙前書省勘會次然所用皆是法外支賞令人告捕強惡賊人及逐急將還前知州任內公使庫所少貧下行人錢物情理如此皆可覆驗

一慶基所言臣強買常州宜興縣姓曹人田地八年州縣方與斷還此事元係臣任團練副使日罪廢之中託親識投狀依條買得姓曹人一契田地後來姓曹人却來臣處昏賴爭奪

臣卽時牒本路轉

運司令依公盡理根勘仍便具狀申尚書省後來轉運司差官勘得姓曹人招服非

理昏賴依法決訖其出依舊合是臣爲主牒臣照會臣恐見小民無知意在得財臣旣備位侍從不欲與之計較曲直故



於招服斷遣之後却許姓曹人將元價收贖仍亦申尚書省  
及牒本路施行今慶基乃言是本縣斷還本人顯是誣罔今  
來公案見在戶部可以取索案驗

一慶基所言臣在潁州失入尹真死罪此事已經刑部定奪不  
是失入却是提刑蔣之翰妄有按舉公案具在刑部可以覆  
驗

右臣竊料慶基所以誣臣者非一臣既不能盡知又今來朝廷已  
知其姦妄而罷黜其人臣不當一一辯論但人臣之義以名節爲  
重須至上煩天聽取進止

謝宣諭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端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左朝奉  
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准令月二十二日第門下侍郎  
轍奉宣聖旨緣近來衆人正相拮拾令臣且須省事者天慈深厚  
如訓子孫委曲保全如愛肢體感恩之涕不覺自零伏念臣才短  
數竒性疎少慮半生犯患番老困讒非二聖之深知雖百死而何  
贖伏見東漢孔融才疏意廣負氣不屈是以遭路粹之寃西晉嵇  
康才多識寡好善闇人是以遇鍾會之禍當時爲之扼腕千古爲  
之流涕臣本無二子之長而兼有昔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



東坡全集卷之三十三  
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長之往來辯利害於疑似則臣已  
下從二子遊久矣豈復有今日哉謹當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便須  
刻骨豈肯書紳庶全螻蟻之軀以報邱山之德臣無任感天荷聖  
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奏乞增廣貢舉出題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  
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見元祐貢舉敕諸詩賦論題於  
子史書出唯不得於老莊子出如於經書出而不犯見試舉人所  
治之經亦聽如謂引試治詩書舉人即聽於易春秋經傳出詩賦  
論題引試治易春秋舉人即聽於周禮禮記出詩賦  
論題臣竊謂自來詩賦論題雜出於九經孝經論語注中文字浩  
博有可選擇久而不窮今詳上條止得於子史書出所取者狹雖  
聽於經書出又須不犯見試舉人所治之經如是在京試院分經  
引試可以就別經出題至如外州軍只作一場引試即須回避只



如子史中出恐非經久之法臣今相度欲乞詩賦論題許於九經  
孝經論語子史并九經論語注中雜出更不避見試舉人所治之  
經但須於所給印紙題目下備錄上下全文并注疏不得漏落則  
本經與非本經舉人所記均一更無可避兼足以稱朝廷待士之  
意本只以工拙爲去取不以不全之女掩其所不知以爲進退於  
忠厚之風不爲無補取進止

申省讀漢唐正史狀

元祐八年八月十九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  
守禮部尚書蘇軾同顧臨趙彥若狀申昨准內降宰臣呂大防劄  
子奏臣每旬獲侍經筵竊見進讀五朝寶訓將欲了畢自來多用  
前代正史進讀竊謂其間有不足上煩聖覽者欲乞指揮讀講官  
同將漢唐正史內可以進讀事迹鈔節成篇遇讀日進呈敷演庶  
裨聖治取進止奉御寶批依奏右軾等今已鈔節繕寫稍成卷秩  
於將來開講日進讀卽未審與五朝寶訓並進爲復間日一讀謹  
具申尚書省伏候敕旨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  
郎新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  
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  
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  
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  
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  
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  
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知馴致其事



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爲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  
目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爲政九年除  
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然天下不以爲非者以爲垂簾之際  
不得不爾也今者祚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  
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爲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爲首冠  
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回辭  
而陛下獨以本任關官迎接人衆爲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  
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日本任關官自有轉運使權攝  
無所闕事迎接人衆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

將帥不得一而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  
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  
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  
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  
覩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  
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  
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  
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  
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



陛下察臣誠心少加採納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光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思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碁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未盡而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於爭而旁觀者無心故也若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卽位之初首用鼂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卽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

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爲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旣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有爲惟憂大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爲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



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覬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爲惡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降度牒定州禁軍營房狀

元祐八年十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臣伏見定州近歲軍政不嚴邊備小弛事不可悉數請舉一二如甲仗庫子軍人張全一年之間持仗入庫前後盜銅鑼十二面監官明知並不申舉又有帳設什物庫子軍人田平等二年之間盜帳設什物八百餘件銀二百五十餘兩恣意典賣軍城寨入戶採斫禁山開種爲田公然起稅任坐者一百八十餘家城中有開櫃坊人百餘戶明出牌牘召軍民賭博若此之類未易悉數是致法令不行禁軍日有逃亡聚爲盜賊民不安居臣到任



以來備見其事然不欲驟行峻治但因事行法無所貸捨其上件  
張全田平等皆以付獄按治侵斫禁山人逐次舉覺依法勘斷張  
德等九人其多年侵耕已成永業者別作擘劃處置申樞密院次  
開檀坊人出榜召人告捉有王京等四十家陳首改業其餘並走  
出州界軍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軍衰少賊盜亦稀臣近令  
所辟幕官李之儀孫敏行徧往諸營點檢據逐官回申營房大段  
損壞不庇風雨非惟久不修葺蓋是元初創造材植怯弱人工因  
循多是兩椽小屋偷地蓋造椽柱腐爛大半無瓦一牀一灶之外  
轉動不得之儀等又點檢得諸營軍號例皆暗蔽妻子凍餒十有

五六臣尋體問得蓋是將校不法乞取斂掠坐放債負身既不正  
難以戢下是致諸軍公然飲博踰濫三事不禁雖上禁軍無不貧  
困輕生犯法靡所不至若不按發其太甚者無以警衆革弊已體  
量得雲翼指揮使孫貴到營四箇月前後斂掠一十一度計入已  
贖九十八貫八百文已送司理院枷根頂勘去訖臣既日覩媮弊  
理合葺治犯法之人絲毫無貸卽須恤其有無同其苦樂豈可身  
居大厦而使士卒終年處於偷地被屋之中上漏下濕不安其家  
輒已差將官李巽錢春卿劉世孫將帶人匠徧詣諸營逐一檢計  
合修去處具合用材料人工估見的確錢數仍差本司準備勾當



供奉官石昇躬親再行覆檢到除與逐將所檢合修營房間架材木等並同外又據本官檢料到更合修蓋營房一十六間謹具畫一奏聞如後

一河北第一將檢計到本將下所管定州任營馬步禁軍八指揮合行修蓋營房共四十一百一十七間據合用材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一萬七千六百九貫六百八十文省

一河北第二將檢計到本將下所管定州任營馬步禁軍八指揮合行修蓋營房共三千七百二十間據合用材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一萬五千五百一十八貫一百八十一文省

一檢計到不隸將下所管定州營步軍振武第四十五指揮合行修蓋營房一百一十八間并合添井眼據合用材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五百五十八貫一百六十七文省

一本司準備勾當供奉官石昇檢料更合修蓋第一第二將下諸軍營房共一十六間據合用材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七十四貫六百一十二文省

右謹件如前臣竊謂上件合用錢數雖當破餘省錢又緣河北轉運司近年財賦窘迫必難支破伏望聖慈深念河朔爲諸路要重而定武控扼強虜又爲河北屏捍所屯兵馬理當加意葺治其上



東坡集卷三十三  
三  
件官房不可不於今年秋冬便行修葺欲乞特出聖斷支賜空名  
度牒一百七十一道委本司召人出賣一面置場和買材料燒造  
磚瓦和雇人匠節次不住修葺施行所有逐將及本司準備勾當  
官石昇檢計到諸軍合蓋營房間架材植物料等細數文狀四本  
繳連在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勘會度牒一百七十一道係將前項檢計到的確物料錢  
數契勘合用道數外計剩錢五十二貫二百五十八文欲乞就  
整支降每道錢二百貫

乞增修弓箭社條約狀二首

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左朝  
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臣切見北虜久和河朔無事沿邊諸郡軍  
政少弛將驕卒惰緩急恐不可用武藝軍裝皆不逮陝西河東遠  
甚雖據卽目邊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警急然居安慮危有國之  
常備事不素講難以應猝今者河朔沿邊諸軍未嘗出征終年坐  
食理合富強臣近遣所辟幕官李之儀孫敏行親入諸營按視曲  
折審知禁軍大率貧窘妻子赤露饑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壞不庇  
風雨體問其故蓋是將校不肅歛掠乞取坐放債負習以成風將



校既先違法不公則軍政無緣修舉所以軍人例皆飲博逾濫三  
事不正雖是禁軍不免寒餓既輕犯法動輒逃亡此豈久安之道  
臣自到任漸次申明嚴軍法逃軍盜賊已覺衰少年歲之間庶革此  
風然臣竊謂沿邊禁軍緩急終不可用也驕惰既久膽力耗憊雖  
近戍短使輒與妻孥泣別被甲持兵行數十里即便喘汗臣若嚴  
加訓練晝夜勤習馳驟坐作使耐辛苦則此聲先馳北虜疑畏或  
致生事臣觀祖宗以來沿邊要害屯聚重兵止以壯國威而消敵  
謀蓋所謂先聲後實形格勢禁之道耳若進取深入交鋒兩陣猶  
當雜用禁旅至於平日保境備禦小寇卽須專用極邊土人此古

今不易之論也鼂錯與漢文帝畫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

方以實廣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寶元慶歷中趙元昊反屯兵

四十餘萬招刺宜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

仲淹劉滬种世衡等專務整頓蕃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

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賊來無所故元昊復臣今河朔西

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

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

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虜

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



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緊急擊鼓集眾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為戰虜甚畏之體問得元豐二年北界羣賊一火約二十餘人在兩界首不住打劫為患久不散獲有北平軍大悲村本社頭目冉萬冉及長行冉捷等部領社人與北賊鬪敵趙捉殺直至北界地各北當山路內被冉萬射中賊頭徐德冉捷趕上斫獲首級并冉昇亦斫到第一賊頭賈貴本路保明申奏朝廷並已於班行內安排以此知弓箭社人戶驍勇敢戰緩急可用先朝各臣即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為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奏得仁

宗皇帝聖旨見今具存昨於熙寧六年行保甲法準當年十二月四日聖旨強壯弓箭社並行廢罷又至熙寧七年再準正月十九日中書劄子聖旨應兩地供輸人戶除元有弓箭社強壯義勇之類並依舊存留外更不編排保甲看詳上件兩次聖旨除兩地供輸村分方許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合廢罷雖有上件指揮公私相承元不廢罷只是令弓箭社兩丁以上人戶兼充保甲以致逐捕本界及化外盜賊並皆驅使弓箭社人戶向前用命捉殺見今州縣委實全藉此等寅夜防托顯見弓箭社實為邊防要用其勢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今雖名目具



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臣竊謂陝西河東弓箭手官給良田以備  
甲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社皆是人戶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給而  
損軀捍邊器甲鞍馬與陝西河東無異苦樂相遠末盡其用近日  
霸州文安縣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賊驚劫人戶捕盜官吏拱手  
相視無如之何以驕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  
箭社人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犯邊寨如入無人之境臣已  
戒飭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拊循其人去訖輒復拾用龐籍舊  
奏約束稍加增損別立條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  
以示懲勸今已密切取會到本路極邊州定保兩州安肅廣信順  
安三軍邊面七縣一寨內管自來團結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六  
百五十一火共計三萬一千四百一十一人若朝廷以爲可行立  
法之後更敕將吏常加拊循使三萬餘人分晝晝夜巡邏盜邊小  
寇來卽擒獲不至忸怩以生戎心而事皆循舊無所改作虜不疑  
畏無由生事有利無害較然可見謹具所乞立法事件畫一如左  
一 看詳嘉祐四年龐籍起請已獲朝旨事件除見可施行外有  
當時事體與今來稍有不同須至少有增損今參詳到下項  
弓箭社人戶但係久來團結地分並依見今已行體例不拘  
物產高下丁口衆寡並每戶選擇強壯一丁充弓箭手



貼黃所謂軍政不修皆有實狀不敢一一奏聞又貼黃所有龐籍奏得聖旨已具錄繳連在前又貼黃前項所奏元豐二年冉萬等捉殺北賊係熙寧六年朝旨廢罷後兼冉萬等不係兩地供輸是合行廢罷地分人戶

又貼黃高強人戶與下等各出一丁雖似不均緣行之已久下等人戶無詞乞且一切仍舊若上戶添差人數卽恐行法之初人心不安又緣保甲雖上戶亦止一丁所以今來不敢增損

每社置社長社副錄錄事各一名爲頭目並選有物力或好人材事藝衆所推服者方得差補農事餘暇安頭目常切提舉閱

習武藝務令精熟齊整如無盜賊非時不得勾集

每社及百人以上選少壯者二人不滿百人者選二人不滿五十人者選一人克急脚子並輸番一月一替專令探報盜賊如探報不實及稽留後時有誤捕捉者並由官乞行嚴斷

逐社各置鼓一面如有事故及盜賊並須聲鼓勾集若尋常社內聲鼓不到者每次罰錢一百如社內一兩村共爲一火地理稍遠不聞鼓聲去處卽火急差急脚子勾喚若強盜入村聲鼓勾喚不到及到而不入賊者並罰錢三貫如三經罰錢一百一經罰錢三貫而各再犯者並送所屬嚴斷



如能捉獲強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支錢二十貫如兩次捉獲依前支賞外仍與免戶下一年差徭如三次以上更免一年無差徭可免者各更支錢十貫折克如獲竊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支錢二貫以上錢用社內罰錢克如不足並社衆均備逐社各人置弓一張箭二十隻刀一口內單丁及貧不及辦者許置鎗及桿棒一條內一件不足者罰錢五百弓箭不堪施放器械雖有而不精並罰錢二百若全然不置者卽申送所屬乞行勘斷

逐社每夜輪差一十人於地分內徃來巡覷仍本縣每季給曆

一道委本社頭目抄上當巡人姓名有不到者罰錢二百如本地分失賊其當巡人委本社監勒依條限捕捉限滿不獲送官量事行遣其所給曆除每季納換及知佐下鄉因便點檢外不得非時取索

弓箭社人所遇出入經宿以上須告報社頭目及隣近同保之人違者罰錢三百文

社內遇捉殺賊盜因鬪致死除依條官給絹外更給錢一十貫付其家被傷重者減半並以係省錢克

社內所納罰錢令社長等同共封記主管須遇社會合行酬賞



者方得對衆支給破使卽不得衷私別作支用

社內遇豐熟年只得春秋二社聚會因便集點器械非時不得亂有糾集撻擾

已上並是龐籍起請已獲朝旨事件自熙寧六年聖旨廢罷後來民間依舊衷私施行今參詳增損修定

一弓箭社人戶爲與強虜爲鄰各自守獲骨肉墳墓曉夜不任巡邏探伺以此巡檢縣尉全藉此人爲耳目肘臂之用每遇冬教內有本社弓箭人戶見係保甲人數者卽須勾上一月教閱其稱捕盜官司不敢放心以致化外賊盜旣知逐社人

勾上村堡空虛卽皆生心窺伺公私憂恐又人戶勾集彌月諸般費用不少深爲患苦臣竊謂保甲人戶每年冬教本爲恐其因循武藝生疎緩急難用今來弓箭社人戶旣處邊塞與北人氣俗相似以戰鬪爲生寢食起居不釋弓馬出入守望常帶器械其勢無由生疎欲乞應弓箭人戶今後更不克保甲仍免冬教顯無妨礙而使人戶稍免無益之費專心守禦又免教集之月村堡空虛以生戎心公私安枕爲利不淺其減罷保正長並却令克本社守關頭自

一弓箭社人戶旣任透漏失賊之責動輒罰錢科罪及均出賞



東坡集卷三十三  
錢顯見與其餘人之苦樂不同理合稍加優異欲乞應弓箭  
社人戶並免兩稅折變科配今已取會到本路州軍所免折  
科錢物數目比之和買價例每歲剩費錢七千九百九十八  
貫五十六文所獲精銳可用民兵三萬餘人費小利大可行  
無疑

一弓箭社頭目並是鄉村有物力心膽之人責以齊衆保境亦  
須別加旌勸欲乞立定年限每勾當及三年如無透漏及私  
罪情重者委本縣令佐及捕盜官保明申安撫司給與公據  
公罪杖以下聽贖又及三年無上件過犯仍與保明給公據  
與免本戶差徭內別有功勞者委自安撫司相度如委是卓  
然顯效雖未及上件年限亦與比類施行若更有大段勞績  
難以常格論賞請委自本司奏乞錄用

一弓箭社地分本係人戶私下情願自相團結皆是緣邊之人  
眾共相約要害防托之處行之已久比虜不疑所以龐籍奏  
請並是因舊略加約束今來不可更有移易地分及增添團  
結去處永遠只以今來所管五百八十八村爲定所貴事事  
循舊不至張皇生事如本地分內人戶分煙析生卽各據戶  
眼定差或外來人戶典買到本社田地亦許收入差克弓箭



社戶若兩處有田產者不得緣此帶免別處折變委所屬官  
司常切覺察

貼黃保甲法須是主戶兩丁以上方始差克其弓箭社一丁以  
上並差卽無已克保甲而不克弓箭社人戶者今來所乞本社  
內人戶更不克保甲只是減罷重疊虛名卽非幸免

又貼黃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內有八十九村係兩地供輸人  
戶勘會上件人戶元是有些小虛各稅賦自來北界差人過來  
計會本縣收衆戶抱脚供賦其人戶並是一心捍邊可信之人  
切慮朝廷欲知其實

一今來旣立法整齊弓箭社人戶及免冬教卽須委自安撫司  
逐時差官按視內有武藝膽力出衆之人卽須與例物激賞  
不惟使人戶競勸亦所以致朝廷及將帥恩意緩急易爲驅  
使今來會到轄下兩州二軍弓箭社人戶兼克保甲者每年  
冬教按賞合用錢一千五百八十二貫七百八十八文今來  
旣免冬教卽保甲司却合出備上件錢數與安撫司爲上件  
激賞之用但人數旣多上件錢數微少支用不足欲乞每年  
破五千貫除上件錢數外其餘並以本路回易庫見在錢貼  
支



右謹件如前臣竊見西山之下定保之間山開川平無陂塘之險  
澶淵之役虜自是入寇見今本路只有戰兵二萬五千九百餘人  
分屯八州軍若有警急尚不足於守而況戰乎論者或以保甲之  
衆緩急可恃臣竊謂保甲皆齊民也集教止是一月武藝無緣精  
熟又立時無絲毫之利有得於官每歲所獲按賞例物不償集教  
一月之費一旦驅之於戰守死地恐未可保惟弓箭社人戶所處  
皆必爭之地世世相傳結髮與虜戰若朝廷許依臣所乞少有以  
優異其人既免折科間復贖罪免役歲以五十緡賞其尤異者深  
致朝廷將帥恩意則此三萬餘人真久遠可恃者也今錄白到嘉  
祐四年龐籍奏獲聖旨事件兼取會到本路兩州二軍弓箭社火  
人數以免折科每年和買費用錢數并免冬教所省按賞例物數  
日繳連在前仍畫到地以一百帖出接連邊面及逐社住坐去處  
隨狀進呈伏望聖慈詳酌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所乞免折科和買剩費錢七千九百九十八貫五十  
六文所乞以回易庫錢帖支保甲按賞錢爲五千貫令安撫司  
支用計費錢二千四百一十七貫二百一十二文共計錢一萬  
一千四百一十五貫二百六十八文所乞至微恐不贍於用未  
足以起士氣但臣不敢多乞耳若朝廷深念北邊事大此三萬



餘人久遠必大段得力更賜擘畫錢物應副成就或於近裏州  
軍贓那寬剩免役六色錢與本路被邊州軍添雇諸色役人其  
弓箭社人戶並與免役則人情翕然歸戴願效死而不可得矣  
更乞朝廷詳酌又今來所乞事件先已密切下本路近地州軍  
官吏相度利害尋皆供到有利無害經久可行保明文狀在本  
司訖

乞增修弓箭社條約狀第二首

元祐八年十一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  
定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奉乞脩完極邊弓箭社條約已詳具利害  
於今月十一日入遞去訖臣自到任以來不任令主管衙前引到  
北人訪問事宜雖虛實難明然前後參驗亦可見其略大抵北虜  
近歲多爲小國達鞞朮保之類所叛破軍殺將非一近據北人契  
丹四哥探報北界爲差發兵馬及人戶家丁往招州以來收殺朮  
保等國及爲近年不熟是致朔易武州皆有強賊兼燕京東北白  
浮圖淀東惡山內有強賊一火約百五十人不任打劫及又據北



平軍中據  
勾當事人

李堅等體探得北界昨差往西北路去者兵士并百姓

等近有逃背落草四十餘人馬二千匹見在狼山西頭君市等村

乞食切慮來南界別作過犯雖未見的實然去歲之冬霸州文安

縣被北賊殺人劫物朝廷已知其詳及真定府北寨於去年八月

今年二月兩次被北賊羣衆打劫近又訪聞代州胡谷寨莎泉堡

有北賊六七十人劫掠木堡居人財物殺傷弓箭手及婦女七八

人及捕盜官會合北賊已去臨去說與舖兵我只在你地分裏待

更來打赤岸村以此數事參驗顯見北虜見今兵困於小國調發

類併民不堪命聚爲盜賊雖鄰境多故實中國之利必無渝盟之

憂然盜賊克斥虜目不能制其餘波末流必延及吾境若邊臣坐

觀不先事設備則邊民無由安居亦恐更生意外之患若督迫捕

盜官吏帶領兵甲曉夜出入巡邏則賊未必獲而居民先受其擾

又或緣此引惹生事臣再三思慮惟有整葺弓箭社一事名不張

皇其實可用若早獲朝旨施行令臣更加意拊循激勵其人決可

使北賊望風知畏不敢於地分內作過伏乞聖明特賜詳酌檢會

前奏早降指揮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本路副總管王光祖有男見任胡谷寨王家書報光祖臣

所以備知其詳



乞減價糶常平米賑濟狀

紹聖元年正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  
州蘇軾狀奏勘會元祐八年河北諸路並係災傷內定州一路雖  
只是雨水爲害然其實亦及五分以上只緣有司出納之吝不與  
盡實檢放秋稅內定州只放二分自臣到任後累有人戶披訴乞  
倚閣又緣已過條限致難施行今體問待春夏之交人戶委是闕  
食旣非河水災傷卽每事只依編敕指揮欲坐觀不救恐非朝廷  
仁聖本意臣欲俟將常平斛斗借貸雖已有成法不煩奏請又體  
問得河北沿邊人戶爲見朝廷昔年遣使賑濟不問人戶高下願



與不願借請一例散貸後來節次倚閣放免以此愚民生心僥倖每有借貸例不肯及時還納多是拖欠指望倚閣放免既煩鞭撻追呼使吏卒因緣爲奸畢竟不免失陷官物兼約度得本州自第四等以下每戶貸兩石官破十萬石不過濟得五萬戶人戶請納耗費房店宿食不過得一石五斗入口未必能濟活一家而五萬戶之外人戶更不沾惠鞭撻驅催若得健吏亦不過收得十七其失陷三萬石可必也又欲抄劄饑貧奏乞法外賑濟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收而此聲一布饑貧雲集盜賊疾疫密主俱斃又況淮條邊郡不得聚集饑民以上二事既皆不便只有依條將常平斛斛

依價出糶卽官司簡便不勞抄劄勘會給納煩費但得數萬石斛

斛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古今之法莫良於此但以本州見管常平米二十七萬餘石每斛衮紐到元本一百四文比在市實直尚多一十二文以此無人收糶若不別作奏請專守本條不與減價出糶深恐今年春夏新陳不接之際必致大段流殍伏望聖慈愍念比之本州將十萬石常平米依條借貸必須陷失三萬餘石非惟所給不廣而給納驅催之弊亦多特許將本路諸州軍見管常平米契勘在市實直如委是價高出糶不行卽許每斛於衮紐價錢上減錢出糶不得減過十分之二仍給與貧



民歷頭令每日零買不得令近上人戶頓買興販仍限不得糶過本州縣見管常平數目三分之一約度定州合糶得九萬石若每斗各減錢十分之二卽本州紐計虧元本官錢一萬八千七十二貫文比之借貸失陷猶爲省費而本州裏外出九萬石米在市則一境生靈皆荷聖恩全活又却得錢準備將來豐熟物賤却行收糶兼利農末爲惠不小者右伏乞朝廷詳酌早賜施行如以爲便卽乞行下本司約束覺察轄下官吏所貴人沾實惠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契勘在市米價日長正是一月間合行出

糶伏乞速賜指揮入急遞行

乞將損弱米貸與上戶令賑濟佃客狀

紹聖元年二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契勘本路州軍災傷闕食人戶雖已奏准朝旨於法外減價出糶常平白米賑濟訪聞民間闕乏少得見錢糶買尚有饑困之人今點檢得定州省倉有專副杲榮趙昇界熙寧八年糶到軍糧白米及專副梁儉劉受界元豐三年米皆爲年深夾雜損弱不堪就整克廂軍人糧支遣每月只克廂軍次米帶支今契勘得逐次止帶支五百石比至支絕更須二五年間顯見轉至陳惡兼聞本州管下村坊客戶見今實闕餼糧其上等人戶雖各



東坡集卷三十三  
有出業緣值災傷亦甚闕食難以賑濟況客戶乃主戶之本若客  
戶闕食流散主戶亦須荒廢田土矣今相度欲望朝廷詳酌特降  
指揮下定州將兩界見在陳擷白米二萬餘石分給借貸與鄉村  
第一等第二等主戶契用令上件兩等人戶據客戶人數不限石  
計依此保借候向去豐熟日依元糴例並令送納十分好白米八  
官不惟乘此饑年人戶闕食優加賑濟又使官中却得新好白米  
充軍糧支遣及免年深轉至損壞盡為土壤如以為便即乞速賜  
指揮行下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今來已是春深正當春夏青黃不交之際可以發脫上件

陳米斛計公私俱便若失此時則人戶必不願請不免守支積  
年化為糞壤乞斷自朝廷早賜指揮入急遞行下更不下有司  
徃復勘會今來所乞借貸皆是正與官吏體問上戶願得此米  
以濟佃戶將來必無失陷與尋常賑貸一例支與貧下戶人催  
納費力事體不同乞早賜行下

